



SIDDHARTHA'S
INTENT

何謂佛教徒

宗薩欽哲仁波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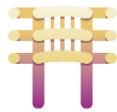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時間：2018 年 6 月 12 日

地點：以色列耶路撒冷

翻譯：西遊譯文

©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

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保存。
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複製、印刷、
出版、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例如錄製有聲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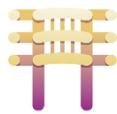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SIDDHARTHA'S INTENT

起初我被邀請來貴校講禪修時，我真的很驚訝，因為我確實在倫敦大學做過些許學習，但沒有修完學位，因為我分心跑去拍電影。之後，我又有過幾次和大學的交流。

出於一些莫名的奇怪原因，佛教被歸類為靈修之道。我不知道這是對還是錯，我不知道佛教是不是靈修之道，因為佛教徒甚至不相信神靈。但是我穿的這些衣著沒有幫助，這類東西令人被歸入傳教士的行列。而在大學學術界，人們以認真、批判性、科學的方式，觀察外在、內心和隱密的世界。我非常欣賞這一點，本該如此，而且它與佛陀的教言相輔相成：「不能只看佛法的表象就信奉它，永遠不要因為是佛所教就接受它。你必須分析、檢視、體驗教法，然後才自己做決定。」所以我不僅十分驚喜，而且感覺非常榮幸能來到這個學術中心，尤其是來到這個非常特別的城市。可以說，我也很驚訝，因為在別處觀看以色列新聞時，總是和炸彈、戰爭等等有關，而突然間我們就在這裡了，這實在是個非常令人驚歎、如此特別的地方。在每個層面上，以色列都極其強大，在精神層面上尤其如此。所以，謝謝你們！我必須感謝貴校的老師們，尤其是舒爾曼教授把我帶來這裡。

今天對我來說會有點挑戰性，因為有不同背景的聽眾在此。我看到有入門已久的資深佛教徒，也有做學術研究的學生，還有可能非常新、初次接觸佛教及其理念的人。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盡力，各方面都講一點。

就在昨天還是前天，有人問我：「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人生的目的為何」這個問題，我想它源自亞伯拉罕宗教思想，它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對一個佛教徒來說，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對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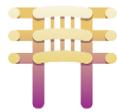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SIDDHARTHA'S INTENT

教徒而言，如果你真正深入思考，就會明白「目的」是一個迷思，是力量非常強大的虛構神話。是的，兩千年以來我們一直被教導人生的目的是要獲得證悟、投生天堂等等，但是現在我們有了不一樣的目的：要富有、要強大、要得諾貝爾和平獎、要登陸月球、要登陸木星等等，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進步了，因為進步是非常主觀且非常相對的。很多人說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極其黑暗且極其悲慘，這倒未必——你們知道，世界也變好了，我才讀到說有許多瘟疫、饑荒和戰爭都結束了。

無論如何，關於人生的目的，如果你堅持要問在佛教中的人生目的是什麼？只是簡單回答，談到人生目的時，佛教徒總是會認為你一定正在受苦——在有苦、痛、劇烈苦惱之時，你往往會問目的是什麼，因為這時你會尋求其目的。我想，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是可以討論人生的目的。基本上，人生的目的就是不要受苦。就像使用驅蚊水的目的是為了讓蚊子不咬你，蓋房子的目的是為了讓你有個遮風避雨之處等等，人生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不要受苦，不經歷劇苦和焦慮。

這是我認為佛教能有所貢獻之處，因為佛陀在初次講法或教學時就說過：要知道苦，你們應該要了知苦。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宣言，因為真的很難了知苦。當然，粗重層面的苦痛很容易知道，像是想要却得不到的苦、身體上的苦、精神上的苦，但那只是非常粗重的苦。如果你認為苦就只是這些，那麼我想你並不真正明白什麼是苦。實際上，尋求某個人生目的，這本身已經是一種苦；有一個目的、需要目的，已經是一種苦。這是一種強烈的苦，尤其在現代社會。像是德里或里約熱內盧貧民窟裡的貧民，他們沒有時間思考人生的目的，因為



SIDDHARTHA'S INTENT

他們想方設法才能勉強吃到下一頓飯。而在當代社會，尤其是較為富裕、現代化的國家，年輕人深受疏離感之苦：「我為什麼在這裡？」有所謂的「存在焦慮」。

「我為什麼在這裡？」這已經是在追問一個目的或定義了。我認為佛教能在這方面做出貢獻，因為佛教有 2500 年的傳統和經驗，不僅有哲學理論，還有實際的、來自經驗的竅訣和技巧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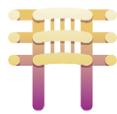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這次講座的主題是《何謂佛教徒》。那麼，什麼是佛教？首先我要告訴大家，佛教是一個新名稱，過去沒有這個詞，但現在我們只能接受它。佛教是一條法道。為了便於交流，姑且說它是心靈之道——因為佛教不可能是物質之道，所以暫且說是心靈之道。

按佛教徒的看法，這也是很印度式的哲學分析，法道需要具備四個元素。談到法道時，顯然道必須有個終點，必須有成果或盡頭。法道的成果或終點，就是你所追求的，不是嗎？法道有果，這是第一個元素。

見地

第二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是見地。見地相當重要，我們應該多花點時間講道的見地。

「佛教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很多佛教徒吃素，他們是素食者」、「他們面帶微笑」，當然這些聽起來都很好，當然身為佛教徒我會馬上認同這些說法，但是如果你認為佛教就只是這樣，那麼你就剝奪了佛教的很多內涵。佛教不僅僅是吃素、微笑和非暴力。此外，就像有人把印度教和瑜伽畫上等號一樣，近來人們也經常認為佛教就是禪修、正念之類的。這同樣很危險，單憑禪修並不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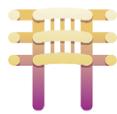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足以作為佛教的根本特徵。

佛教之所以成為佛教，取決於其見地，以及前面談到的果或終點，還有因為見地與果或目標而進行的修持，然後還有行為。行為這部分可能是最沒什麼可講的，雖然我們是可以講講佛教的行為，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探討的是：什麼是佛教的見地？就佛教的目標而言，見地為何？

諸行無常

其實佛教的見地極為簡單，荒謬的簡單。它太過簡單，簡單到荒誕的地步，所以才這麼難理解。這也是為何真正的佛教之道一直難以興盛——它不會興盛，因為在世俗層面上沒有用處。例如，佛教有一個見地是：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諸行無常）。這是佛教的其中一個見地，是佛教最相對的見地之一。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剛才說「沒有用處」？因為佛教甚至無法有結婚儀式、婚禮。沒有佛教婚禮，佛經裡沒有，論典裡也沒有，完全沒有。當然，現在如果有人來我這樣的人面前說：「我要和這個人結婚了，您可以做些什麼嗎？」我們會撒花、念吉祥文等等。但是佛教中沒有「如何結婚」、「怎麼結婚」之類的東西，完全沒有。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根據見地要怎麼做呢？比如有對男女在這裡，如果按照見地對他們說：「現在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了，但你們知道嗎？一切和合事物都是無常的，也許今晚你們就會離婚，要做好準備。」那樣的婚禮不會太吸引人。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教在韓國很盛行，因為有結婚禮服、音樂等等。我在講的這些，其實是相當重要的評述。

有很多學者這麼認為，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佛教在印度等傳統佛教地區衰微的主因之一，是佛教真的無法被用在社會層面上，例如沒有婚禮等等。這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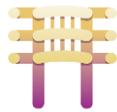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也是為何我會對現在的正念那類東西持審慎態度的另一個原因，因為我覺得那種正念開始成爲一種讓人擺脫壓力的工具——我的意思是，這取決於壓力的定義；如果你真的依循佛教之道，就不應該在意自己是否有壓力，那是你最不在意的事情，你在意的是你是否覺醒。如果你承受巨大的壓力，但已覺醒，那比很放鬆却無明的人要好得多。我更喜歡焦慮不安却了知實相的人。這一點：要覺醒。

此外，人們還把佛教徒和快樂聯繫在一起。究竟而言，佛教徒並不真正在乎快樂。類似的誤解非常多。很多人總是說：「你是佛教徒，所以你必須造很多善業。」「你必須相信業，你必須行善。」並非如此。偉大的中觀論師月稱說過：愚者會造惡而墮入地獄，愚者——注意這個詞——會行善而轉生天道，唯有智者才會超越善業與惡業而覺醒。所以，做好人和積聚善業並不會讓你成爲優秀的佛教徒。

再多講一點見地。「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這是佛教的見地之一。順帶一提，雖然這是釋迦牟尼佛在瓦拉納西教導的見地，但並不是在佛宣說這一點之後，一切才突然變得無常。大家知道，佛並不是全能的造物主。早在釋迦牟尼佛很久之前，一切和合事物就是無常的；而且我想，一切和合事物還會長久地無常下去。此外，一切和合事物在新德里是無常的，一切和合事物在耶路撒冷是無常的，一切和合事物在紐約時代廣場也是無常的。它是真理，一個簡單的真理。這是佛教的見地之一。

有漏皆苦

下一個見地較為複雜些：一切情緒——即與主客體二元分別有關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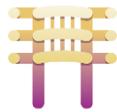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SIDDHARTHA'S INTENT

——一切情緒皆苦（有漏皆苦）。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感性的新時代人士會覺得：「那愛呢？怎麼能說愛是苦？」「虔敬心呢？它是苦嗎？」是的，根據佛教，只要有主體和客體之分，就是苦。因為只要有主客體，你就有參照點；如果你有參照點，它永遠是個苦。比如湯姆·克魯斯，「我想長得像湯姆·克魯斯。」現在可能有新人了，我是老一輩的，我不知道現在最好看的男人或女人是誰。但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參照點是一個問題，好、壞等參照點全都是個問題。所以，只要你有這種二元分別心——基本上即是情緒——它就是苦。這是第二個見地。

諸法無我

現在是第三個見地，這個又更難了：一切事物都沒有本俱存在的自性（諸法無我）。現在我們在講空性，這有點難解釋；但與其他兩個見地相比，它其實更為簡單。不過如前所說，就是太過簡單，所以才難。我會努力略作解說。

當佛教徒說「一切皆非實存」、「一切皆空」時，並不是指一切實際上都不存在，像是在講一種否定，絕對不是。我聽說奧修·羅杰尼希在以色列挺受歡迎，對嗎？總之，他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他也接受過很多佛教的教法。他說：佛教的「無」是很特殊的「無」；在佛教的「無」中，有一百萬個「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描述。基本上，絕對不能把空性理解為一種否定。比如我們正看著布拉德·皮特，有些人覺得他很英俊，有些人却不這麼認為。這就是佛教徒的想法：布拉德·皮特的分子和 DNA 中並不存在「英俊」，基本上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佛教認為美、醜、高等等，都是如此。我們只說美醜取決於觀看者的眼睛，而佛教徒講：一切都取決於觀者的眼、耳、鼻、舌，一切都是如此。就像這杯水，對你我而言它是水，因為我們有相似的成分和結構。但



SIDDHARTHA'S INTENT

如果裡面有一條小魚，那麼它就是別的東西了。基本上，事物的顯現並非其本質。有很多類似的成語，例如「外表是騙人的」，有點像那樣，我們只需略微擴展對此的理解。

再次強調空性非常重要，但學習空性有時也很不容易。對第三個見地的另一種解釋方式是：主體和客體同時存在。這裡是學術機構，我總是調侃大學、學術界的朋友：「你們這些人相信客觀性，一切都必須是客觀的。」學術界人士不喜歡任何主觀事物，但佛教徒不相信有任何獨立存在的客觀事物，主體和客體總是共同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麼佛教徒也真的不理解怎麼會有獨立於你或任何人之外的造物主、上帝存在；佛教徒認為，即使不是先有認知者後有上帝，至少認知者也 and 上帝同時存在。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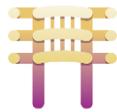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以上就是第三個見地。

這三個見地可以在泰國、斯里蘭卡、緬甸、日本、中國聽聞。基本上，這些地方熟悉佛教的人都會同意這三者。

涅槃寂靜

第四個見地比較是大乘的見地：涅槃超越極端（涅槃寂靜）。

涅槃或證悟是什麼？這有點難解釋。假設你在一個小房間睡覺，你做噩夢，夢見五百頭大象向你走來，你極其驚慌，驚慌到快要瘋了。這時，鄰居發現情況不對，他進來你的房間，發現你狀態不好，於是他捏你、用冷水之類的東西把你喚醒。然後你發現：「啊，沒有大象了。」要知道，你睡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連一頭大象都裝不下，更別說五百頭大象了。在你睡前、噩夢期間、醒來



SIDDHARTHA'S INTENT

之後，大象都不存在，全都是你的幻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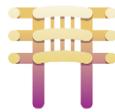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一點：這種「啊，沒有大象」的解脫感是完全虛假的。你做噩夢夢見大象，你很痛苦、你在受苦，然後冷水一潑，於是「沒有大象」。但那是錯誤的，從一開始就沒有大象，並不是冷水讓大象消失。所以，涅槃、證悟也是同樣虛假的，這一點至關重要。

那麼你會問：「那你們佛教徒在做什麼？那麼你們何必修持佛法？如果證悟不存在，你們是在那裡做什麼？」這正是寂天曾經美妙說過的：「為息眾生苦，不應除此痴。」為了去除苦，修行者被允許擁有一種愚痴。什麼樣的愚痴？就是認為有證悟存在的愚痴。為什麼？因為我們不想受苦。

這是個複雜的課題，是一門很大的學問。總之，如果你想進一步學習第三個見地，應該參閱中觀、《金剛經》、《維摩詰經》等典籍；如果你想學習第四個見地，應該學習《寶性論》或《如來藏經》等，有很多相關經典。

這四個就是佛教的見地。見地很重要，如果有正確的見地，就會有正確的心態和正確的修持，最終會獲得證悟。

見地至為重要，見地確實決定著你的人生。例如，以纖瘦為佳的見地正盛行於中國等地，由於那樣的見地，人人都瘋狂地努力變瘦。而在唐朝，我想尤其是女性，她們都忙著努力增肥，因為唐朝的見地是以豐腴為美，尤其是女人。唐朝的見地是以胖為美，所以她們的禪修是大量進食，那就是她們的修持；她們的心態則是比較誰比誰胖之類的，結果就是真的變成像相撲手一樣，於是她們達成目標。如今則恰恰相反。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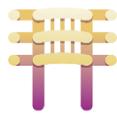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所以，見地至為重要，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因為人們忘了這一點，人們總認為佛教和積善去惡、和平、非暴力、吃素、坐直、正念等等有關。這些想法都可以被接受，然而見地才是根本。

果

現在讓我稍微講一講「果」。法道永遠必須有一個成果，否則道有什麼用呢？什麼是果？如何定義佛教的成果或目標？這一點很有意思，尤其是佛教徒和想要研究佛教的人，真的應該把這一點記下。我還真沒見過人們真正用這種方式思考，但這其實很重要。

在藏文裡，果叫做「扎綴」（離繫果），「扎」指「去除、消滅」，「綴」指「果」。所以，其實在佛教中果是「無所得」，「有所得」不是佛教的目標。那麼佛教的目標是什麼？是去除、消除。不過，這聽起來當然很負面，所以如果我有一些加州的學生，我會說「是的，有一個叫作成佛的東西是你得到的」、「佛有美麗的頭，金色身體」等等。為了鼓勵人，我們也會使用「得到」、「獲得」這類詞語，像是：願一切有情「獲得」證悟。我們的確會使用這類詞語，但根本上，佛教的果被定義為所謂的「消除之果」。就像洗杯子一樣，當你的杯子髒了，你的目標是什麼？是把它洗乾淨，除去污垢。

佛教對一個人本身的見地是：本來圓滿，沒有什麼需要改變；「這是好的」，「你是完美的」。事實上，關於真實的你，密乘佛教會說：即使無數年的佛法修持，也不會令你的真實本性變得更好；累世流轉於輪迴，也不會令你的本性變得更壞。真實自性一直在那裡，就像杯子，你可以放入醬油、番茄醬、污泥等各種髒東西，但杯子一直保持其原貌，因為其他污垢全都是暫時的、可去除的。



SIDDHARTHA'S INTENT

污垢並非杯子的本性，你可以把杯子的污垢保留上千年，但杯子的真實自性毫不改變。所以佛教的果是消除染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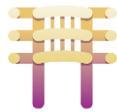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修

下面我們講佛教的修持。在這裡我會稍微批評一下當代「正念」之類的東西。

如何定義佛教的修持？什麼是真正的佛教修持？無論你做什麼，無論是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供花、供香、持咒、剃髮、端坐，還是在吊床上坐臥著等等，無論你做什麼，你的行動必須違抗二元分別。如果這個行動不違抗二元分別，就不是佛教的修持。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質疑很多當今所謂的正念方法，它們真的以不二為目的嗎？我不這麼認為。因為它們旨在消除壓力，旨在獲得平靜，所以這就有問題了。佛教的修持必須對治一切二元分別；如果對治二元分別，那就是佛教的修持。

行

現在講第四個元素，它很簡單：什麼是佛教的行為？它必須是非極端的。給大家舉個例子，如果你們去佛教寺廟就會注意到這點，你走進一座佛寺，尤其是走進大乘和金剛乘的寺廟，當然我們尊敬佛陀和他的出家弟子們，他們安詳、托鉢、溫和、非暴力，我們尊敬他們安詳、禁欲、非常簡樸的生活行為。這就是佛教徒唯一的典範嗎？不是。在另一側的圖畫中，你會看到佛陀弟子中也有諸如觀音、文殊等菩薩，他們戴耳環、項鍊，很富有，非常「在家人」的樣子。所以，既有像舍利弗這樣禁欲苦行、生活簡樸的僧人，也有富裕的菩薩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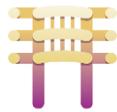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們，這些菩薩們有時有妻子、女朋友、馬車等等。不僅如此，佛陀的弟子中還有像帝洛巴、那洛巴那樣的人，他們很瘋狂，如果他們現在走進任何一座佛寺，都會被踢出去。儘管他們算是佛教的祖師，但他們不洗澡，留著長髮辮，從不洗頭，他們吃魚、說謊。還有些非常高階、深受尊崇的佛教大師是妓女、獵人。這告訴我們：行爲必須是非極端的。

這就是我一直在說的，佛教永遠不會變得非常受歡迎，因為它太複雜了，人類不喜歡這種「一切皆可成爲法道」。如果我是佛教的獨裁者——這無關佛法，這與心靈之道無關，我只是單純地想要成爲佛教的聖戰者——如果我真的是這種物質主義的佛教聖戰者，我會把佛教變得極爲簡單：佛教徒不應該吃雞肉，佛教徒一生中必須至少去一次菩提伽耶，佛教徒必須每天朝著菩提伽耶的方向禱告一次……如果制定如此簡單的行爲準則，我想我會有百千萬的弟子。而一講起空性、緣起、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就缺乏社會吸引力。

話雖如此，我覺得也有很多好消息。因為我認爲，尤其在現代社會，人們也非常喜好批判和分析。對佛教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昨天我才跟大學教員們談到，佛教有很多挑戰。像是災難、信仰改變、戰爭、饑荒等外在挑戰確實會讓佛教嚴重衰落，但比那些更糟的是文化，文化是佛教最大的敵人。如果你去聽藏傳佛教的課，百分之九十是在講藏族文化，並沒有真正在教授佛法，講的全是藏族文化。藏族文化不是佛法，但兩者已經高度混雜在一起，這真的是最糟糕的挑戰之一。因為如果沒有文化，就沒有容器，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文化，因此這真是一大難題。

現在佛教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教義被稀釋，例如我之前講的關於正念的現



SIDDHARTHA'S INTENT

象：沒有空性的正念，沒有世俗諦的正念，沒有見、修、行、果的正念。某方面來說，那將會更加嚴重地摧毀佛教。因為儘管糞便與黃金都是黃色的，都是黃黃的，但你能够區分糞便與黃金，可是要區分黃銅和黃金就困難得多。我覺得缺乏正見作為基礎的正念等東西會削弱佛教，所以像大學這類有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維的地方真的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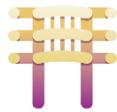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當然，分析、研究、聽聞和思維終究無法成事，你必須修持，必須禪修，那當然是最關鍵的。這有點像大腦和心，雖然你的內心有所感受，但有大腦一直在旁嘮叨是很好的事：「嘿，你真的確定嗎？你在做正確的事嗎？」在探求佛法的過程中，這種理性與感性之間的拉鋸戰其實會保護佛法。

問答

問：您說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以及它們沒有自性，儘管事物無常且無自性，但它持續存在著，就像杯子一樣。我們在輪迴中流轉，而這個東西一直保持不變。持續存在的自性是什麼？

如果事物是和合且無常的，持續不變的自性是什麼？你注意到這一點非常好。我想問題是這樣的，我會用不同方式重述問題：我講過，我們的真實本性就像真正的杯子，永遠不變，無論在污垢中流轉、滾動多久，於是這似乎表示有某個東西存在著。這個探討是佛教哲學宗派的基礎研究課題，其實有兩套見解。

我們需要談談「扎綴」，即消除之果。有點像這樣：比如說天空布滿雲朵——這已經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假如你在溫哥華之類的地方，很久沒有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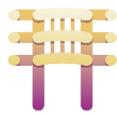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SIDDHARTHA'S INTENT

藍天，你會很抑鬱，你真的渴望藍天。但藍天只是虛設的概念，雖然它是一種概念，可是當你沒有藍天時，你依然痛苦。因為你有這樣的習性，你習慣性地想要有點陽光，即使不像這裡一樣天天都有，至少偶爾要有些陽光。灰色的天空確實讓人抑鬱，於是你埋怨這些雲：「唉，都怪這些雲！」但實際上，雲朵從未真正遮蔽天空。法道上的這個真實自性也是一種假想，這就是為什麼先前我講到，作為道上的行者你可以有一種愚痴，即認為有所謂的證悟存在。於是你會問我為什麼？因為你在受苦。如果你沒在受苦，那就沒事了，但你肯定正在受苦。

問：您在開始時提到佛教與亞伯拉罕宗教觀有大相徑庭的見解。如何把亞伯拉罕宗教觀和佛法聯繫起來？如果您覺得它們有關聯的話。

噢，我想我給自己惹麻煩了。其實我不太確定，我很勤奮地讀過《可蘭經》，也讀過一點《聖經》，但至今還沒讀過《舊約》。不過在各地講課的過程中，我感覺亞伯拉罕宗教是非常二元對立的。如果它的根基是二元對立，那麼它就和佛教大相徑庭，因為佛教和不二密切相連。如果失去不二，也就失去了佛教。

話雖如此，我知道，亞伯拉罕信徒會斥責佛教徒說「你們這些人崇拜偶像」等等的，不是嗎？對此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偶像、塑像、畫像等等，這些其實全都是所謂的正念修持。其實這就是昨天我和大學生們講的內容，昨天我們不時地做了數次幾分鐘的禪修，我說要坐直、吸氣、呼氣、專注、正念，因為我認為人們接受那些，人們會想：「這聽起來不錯」、「這聽起來不至於太奇怪」、「這聽起來很科學」、「它令人平靜」等等。但是如果我做這類手勢並說這其實



SIDDHARTHA'S INTENT

是一種正念修持，會有人說「不，那是亞洲的手勢」；或者，如果我念「唵阿吽瓦吉拉咕嚕帕瑪悉地吽」，會有人說「那是咒語」。但這全都是在修持正念。不過我能明白，為什麼這些和香、花等等的那一切會被解讀成具有宗教色彩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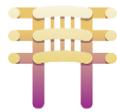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問：我想起亞伯拉罕尋找兒子的故事，他等了兒子 120 年。我想過，也許可稱他為原教旨主義者，又或者是佛教徒，也許他努力讓自己放下執著……

如先前所說，我對此所知有限，所以真的無法對此多做評論。不過，基本上我覺得亞伯拉罕宗教有很多的二元分別。我會說耆那教和佛教非常相近，我不知道這裡是否有人研究耆那教，它非常玄妙複雜。

問：您之前提到，學術界和佛教思想以及佛教哲學相結合是件好事。我在想，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詳細闡述了顯相、世俗諦的世界，還有當代科研人員難以接受的很多東西，轉世就是其中一例。您是否願意見到用科學工具來檢視這些東西？

願意。其實我從未擔心這一點。我知道人們把轉世等等看得很重要，史蒂芬·巴徹勒等等的很多學者對此做過評論，但我對此毫不憂慮，因為在佛教中從未說過佛教徒相信轉世究竟存在。究竟上，佛教徒甚至不相信涅槃，又怎會相信有轉世？

但是在相對層面上——相對指的是妄心的感知，即受到條件制約的心。由於受到制約，所以我認為這不是火或珠寶；由於受到制約，所以我認為這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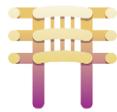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SIDDHARTHA'S INTENT

而且我的感知被你們、被大家的共識鞏固。這是水，對嗎？你們都會說「對」，這又進一步確認我認爲的相對真理。所以，在相對層面上，相對的感知完全是妄心的投射。

這非常美妙。在一部非常重要的佛經《父子相會經》中，佛說：「我與世人無爭，但世人與我有所爭論。」這是一個重要的聲明，因爲佛陀在講的是世俗諦。現在我們真的是在談學術理論了。在相對層面上，你脖子上有一個頭。正如同你脖子上有頭一樣，我相信你脖子上有一個頭與我相信有轉世這回事，這兩者同等荒謬。但我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質疑說：「你說的轉世是什麼意思？那完全是個虛構的事。但頭就在這裡，我能摸到它，我能感覺到它。」但那都是在感知的層面，唯有在感知的層面上才能看到這些。所以，轉世、儀式、加持、祈願，這些全都存在於相對的層面上。

而說到相對的時候，絕不能貶低和摒棄世俗諦，世俗諦非常重要。尤其如果你正在學習佛教，有兩點是你需要知道的，學習佛教的時候你需要知道兩點。佛教徒總是區分世俗諦和勝義諦，這非常重要，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世俗諦和勝義諦都是世俗諦。旨在探求勝義諦的分析體系永遠不應該被用來探討世俗諦——這是學習哲學的學生總是會犯的錯誤，這麼做是哲學家的錯誤。我會告訴你原因。你想要欣賞彩虹嗎？那麼最好不要走近它。你待在遠處的時候：「啊，有彩虹」，但你知道彩虹並不存在，它是一道彩虹，是一個幻相。當你走近它探尋「這是哪一種彩虹？是什麼做的？」隨著你越走越近，彩虹消失了。所以哲學家的首要規則是：絕不把探尋勝義諦的分析體系用於世俗諦。

而「轉世真的存在嗎？」這類問題是對勝義諦的分析。「轉世出生的是誰？」



SIDDHARTHA'S INTENT

這時佛教徒會說，在勝義諦的層面上，沒有轉世。但是在世俗諦的層面上，「是的，昨天我有看見你」，我相信現在的你和昨天來的你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你已經老了 24 小時，還有其他種種的不同。我一直都很喜愛與學者、科學家討論世俗諦與勝義諦，這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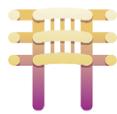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大家要知道的第二點是，你需要知道叫作「不了義」和「了義」的東西，這非常重要。無論何時講法、無論講什麼法，佛講的法分成兩類：有些教法不是他的本意，不是他真正要傳達的意思；有些教法則是他真正要講的。

你會問：為什麼佛要宣講並非他真實意思的法？出於悲心的緣故，就像母親給孩子講灰姑娘的故事，哄孩子入睡。為什麼？因為你不想跟兩歲大的孩子說「如果不睡覺，會精力耗竭」，你不會這麼說，他們理解不了。取而代之，你講灰姑娘的美妙故事，孩子就會睡著。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是孩子得到休息。

佛教中有很多這類教法，例如《本生鬘經》，例如「有輪迴、有涅槃」、「善業、惡業」，這些都是灰姑娘式教法。而且千萬要知道，儘管這麼說，但我並不輕視灰姑娘式教法，我熱愛灰姑娘式教法。事實上，那是我唯一能領略和運用的教法。如果你試圖在餐館裡點一杯 H₂O 會很困難，服務生會一頭霧水，你應該說「給我一杯水」，那就沒問題了。這就是相對世界運行的方式。

問：如果世俗和勝義都是相對的，為何還要區分二者？它們的區別從何而來？有何目的？

如前所說，因為有道上的行者。道上的行者意指這個人正在受苦，編造它



SIDDHARTHA'S INTENT

們是爲了便於交流。順帶一提，這不是我編造的，在佛學中全都找得到，它是一個被編造出來的工具。

問：對受苦的修道者而言，區分世俗和勝義難道不是把事情弄複雜了嗎？

就見地而言，爲了聞思，這確實把事情弄複雜了。一位偉大的上師龍欽巴尊者曾這麼說過：最好的佛法學生就是百分百全然無知的人。如果這個百分百的傻瓜遇到一位慈悲且成就極高的上師，很好，不需要太多努力，馬上就能覺醒。但問題在於像我們這些半聰明又半愚蠢的傢伙，於是我們就有問題了。

問：在某種意義上，不二不允許多元化……

多元化？噢，不是的，其實在相對層面上是允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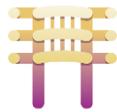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問：我的意思是，如果在究竟層面上，多元化並不存在，那麼佛教教法如何解釋不同主體的體驗？

如果你想認真探討，我十分希望你去讀宗喀巴上師寫的一本書。他是如此偉大的學者，他有一本篇幅短小的著作名爲《緣起讚》，真的很好。

這個問題很重要。某個事物出現時，通常我們會受到顯相的吸引，我們不會認真思考它實際上是什麼，這時所有的過犯就會發生。

你可以重複一下問題嗎？

問：有某種不契合存在。在實相層面上，當您提到不二的見地是關於一切事物，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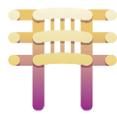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所以它不允許有任何二元對立。

不，事實上正好相反。這是龍樹的一句名言：「某者空性為堪可，彼則一切成為可。」如果你能接受空性、不二，你就能接受一切；如果你有二元分別，就會受困其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認為這是水，而魚可以有魚的看法。當這水在杯子裡時，它是可飲用的；如果這水是在馬桶裡，它就是髒的。這個相對世界契合得非常好，這也反映在佛法修持中。

問：但是講到生命和意識的主觀體驗時，我們看到有不同的主體存在，你不能說它們是虛無的，不能把一杯水的討論套用在主體、一個人上，而是要討論在世界上這個人他自己的意識。所以，主體層面的討論與一杯水的討論有所不同。在主體層面的體驗中，能看見有分開的不同主體存在，這指出有一種多元性，而無二分別不允許這種多元性。

首先，我想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討論主客體的定義。因為如我先前所講，佛教徒，尤其是佛教的唯識派，中觀派和瑜伽行派從未真正接受有獨立存在的客體和獨立存在的主體。但在相對層面上，你說的是：你這個主體看到某個事物，我這個主體看到別的事物。多元化？這個我們接受。這就是為什麼其實在佛教中有所謂的「八萬四千法門」，這就是為什麼單一的教法絕對行不通。你需要一種教法，我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教法。

但這又很有意思了，你這個主體或心識的本性即空性，和我這個主體的本性——空性——完全相同。如果你願意，研讀中觀和緣起，或許能回答其中一些問題。



SIDDHARTHA'S INTENT

我想當你講到多元化時，你是在主張有一個獨立的主體存在著。而佛教徒有點難接受有獨立存在的主體。

問：我想問有關佛教祈願的問題，我瞭解在你們的傳統中會祈禱自己證得佛性。

不僅如此，還有很多其他祈願，願人變得美麗、變得富有，也有那些。

問：是，所以我在想是怎麼做的？用意為何？理論上如何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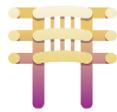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祈願如何契入佛教對見地的理解？這是很好的問題。就之前講的四個見地，我們來談談祈願如何起作用。

對祈願來說，「一切和合事物皆無常」是非常重要的且根本的信心增強劑。因為一切皆因緣和合而成，所以它們無常，事物會變化，而祈願就是與變化有關。

「拜托，我現在是這個樣子，但我想變成那個樣子。」這就是為什麼在相對層面上，佛教徒也會做祈願。

就更高層次的理解而言，這類祈願文非常多。我突然想到唐東嘉波寫的一篇祈願文。唐東嘉波是一位偉大的佛教大師，他時時刻刻都在建橋，也是著作藏戲的創始人。總之，他這麼說過：「以如幻善根，願如幻有情，入如幻福行，速成如幻佛！」如果你做了善事，比如慈善工作，他說：以此如幻的善業功德，願所有如幻的有情眾生，走過如幻的法道，達致如幻的證悟。就像這樣。

另一個層面則是：假設說這個杯子髒了，你會希望杯子乾淨，而你的願望能夠實現，因為根本上杯子不是髒的。這就是為什麼佛教徒總是說：願一切有



SIDDHARTHA'S INTENT

情獲得證悟！那個祈願比「願我長壽」更容易實現。「長壽」可不那麼容易實現，你說的「長」是指多久？是多活一分鐘還是十年？但「願一切有情獲得證悟」是可實現的，因為一切有情眾生的染污都可以去除，染污並非其本性，所以你的努力是值得的。

如果你努力使自己長壽，比如活一百年、兩百年，我猜這很快就可以實現了。但你真的想要那樣嗎？那又是另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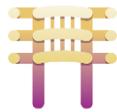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問：如何在喝水、看電視或看書時修持無二元分別？

方法很多。

在喝茶、喝水、看電視或看足球賽等等時，有辦法修持不二嗎？有的。這其實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有所謂的「座下禪修」可以修，你的修持會變得更好。在非常莊嚴的禪堂裡，坐在禪修墊上觀呼吸一小時。然後，比方說你和伴侶或朋友大吵一架，在那爭執吵架的過程中，你生起片刻的正念。我更偏好、看重這片刻的正念，因為它更加滲入你的內心，那是必然的。

這有點像試著騎自行車。以我為例，我不會騎自行車，所以為了學騎車，就要練習，比如在這個平坦的地方練習。但我不可能天天在這裡騎車，那有什麼意義呢？我必須提高自己的水平，去顛簸不平的地方練習，否則我就只知道如何在這裡騎車。

怎麼做則是個大問題，因為那是在說方法。



SIDDHARTHA'S INTENT

問：能否請您定義一下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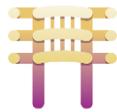
不二是非常大的主題。它亦有亦無，這是一種解說方式。就像你照鏡子，你的臉在鏡子裡，你用它來梳頭，但它也不是真的在那裡。顯相與存有，它不在那裡，但也在那裡。佛教徒認為，就像臉在鏡中的映像，你我等一切事物都是那樣，它亦有亦無。

但這在智識上較容易理解，而在情感上很難理解，因為通常我們有落入極端的習慣。有時我們被「有」吸引，「它在那裡」，於是我們自豪、快樂、心情愉快、興奮等等；有時我們面對「無」，「它不在那裡」，於是沮喪、生氣。所以這很難，因此你需要一條漸進的法道來熟悉它，因此有止、觀、禪修等等。禪修的目的是證得不二，我想關於這一點我已經講得够多了。

既然你在問如何修持，你一定做過一些禪修，那就繼續做。

問：但是有主體和客體的存在。

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無論心中出現什麼念頭，都只是覺知它，不做評判。為什麼會有二元分別？因為有很多食物在喂養二元分別，所以現在需要實施「經濟禁運」，你必須控制喂養二元分別的食物配給量。怎麼做呢？就是注意此刻的念頭，不帶任何評判。對二元分別來說，這是最壞的消息，因為二元分別熱愛對念頭缺乏覺知，二元分別希望你被念頭占據，變得忙碌。比如，我想喝水，「這是水。這水來自哪裡？這是……」一個接一個的念頭，二元分別熱愛這樣的狀況，念頭串流出故事、音樂、戲劇，於是你糾纏其中。



SIDDHARTHA'S INT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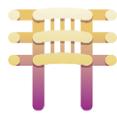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可是，當一個念頭出現時，如果你只是單純地覺知它，哪怕只是片刻，念頭之鏈會突然困惑起來：現在要做什麼？當然，禪修初學者會散亂，但如果你持續覺知念頭，確實能夠擾亂念頭的慣用策略。

問：能否請您再多講一點見地與法乘之間的關聯？法乘即承載見地的傳統，如何區分這兩者？

首先我要告訴你一個很經典的回答方式，就是「業」，你的業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什麼方式呢？我對此所知有限，所以有點是在裝懂。假設你是研究尼采的學生，你閱讀他的著作並非常厭倦其中的否定式言論——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對此十分厭煩，你想要有些正面的思維。看，這已經是一種業了，你已經有偏好了。

你對負面的否定沒有偏好，所以你渴望某種正面的東西。然後你走進圖書館，拿起一本書，比如彌勒的《寶性論》，他的言辭不是否定的，他說你是完美的，那是他的切入方式，那讓你感覺很好，讓你覺得「啊，我跟這個相應」，於是你會選擇那條法道。所以這和業有很大的關係。

基本上，業就是你的情緒和你的習慣。情緒和習慣會起到非常重大的影響。也許你會選擇打坐，但或許你跟我一樣是痛恨打坐的人，那麼你不一定要打坐，你可以做像是持咒、祈願、進行儀式等事情，然後你也會逐漸離開那些方法。但只要你不離開我講過的那四個見地就沒問題，完全沒問題，修持方法沒有優劣之分。



SIDDHARTHA'S INTENT

問：首先，感謝您對教法的優美闡述，以及讓我們親見您的身教典範。我想問一個平凡的問題：西藏現在的佛法修持情況如何？您對未來有什麼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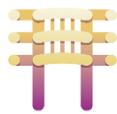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佛教是嗎？正如先前所講，有一點是藏傳佛教必須一直很小心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文化可能奪走佛教的真義。這已經經常發生，而且依然在發生，這是一大隱憂。是的，人們談論物質主義等等，當然那些在某種程度上會有影響，但真正有影響的是文化。現在藏地有一些規模最大的寺院和佛學院，在西藏、四川和青海，他們有一些最有成就的佛教老師，而且有令人驚歎的學習正在進行，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情況很好。但我一直擔心文化會奪走佛教的真義，因為人們對文化也非常非常執著。

問：您認為宗教的範疇和形式是什麼？宗教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問題非常好，我還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有人說「佛教不是宗教，是哲學」，我不確定，而且我不希望佛教失去宗教的面向——如果你們稱之為宗教——宗教似乎也包含文化和某種信念的成分在內。佛教是哲學嗎？有些人說龍樹的哲學是無哲學的哲學。

我認為語文學挺重要的。科學家和佛教徒之間也有很多誤解和漏失，他們多次討論心、他們有關於身心的會議，但我不知道佛教徒說的心和科學家談論的心是不是同一個東西。所以，我認為首先必須確立心的定義。佛教對心的定



SIDDHARTHA'S INTENT

義非常複雜，在好幾部佛經裡，有人問佛陀「心是什麼？」而佛給了兩個矛盾的回答——佛有很多教法都是這樣。佛說：「心，無心，心性光明」。對於「心是什麼」這個問題，佛說「心」，貌似有個心在那裡。同一個回答的第二部分是「無心」，心不存在，所以它和第一部分相矛盾。接著第三部分「心是光明的」，這又和第二部分相矛盾。其實，可以說這三句陳述有如三乘的起源。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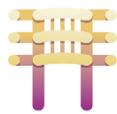
問：我想請您談談痛苦。我失去了愛人，因此我感到痛苦。這不好嗎？還是不應該覺得痛苦，我應該放下對此的執著？

是的，我同意。

問：但佛教因此失去了印度信徒，因為人們無法投入情感，所以他們轉信印度教，那比佛教容易理解得多。

這一點很複雜。我說的佛教弱點，有時候反而是佛教的優點，實際上是個長處。有不同的觀看視角，所以這有些複雜。

但我知道有時這也讓人難過，比如日本在過去是最重要的佛教國家之一，但他們丟失了很多東西，主要是因為物質世界而喪失。例如，禪宗是最深奧的佛教宗派之一，他們有個叫「侘寂」的概念，極為深奧，但現在大多數日本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侘寂，知道的人則以為它和日式設計有關。是有點關係，但侘寂其實源自佛教智慧，基本上它說的是不圓滿之美和短暫之美。



SIDDHARTHA'S INTENT

問：在這個如幻的世間，如何能用基於修持的藝術來支持放下的過程？

在藏文中，藝術是「糾匝」，這個詞其實很有意思，它有點像是這樣：對人說實話最有力量的方法之一是說謊。藝術幾乎像是個創造者、編造者，其實幾乎像是謊言，但意圖是說實話。一切都是藝術，不是嗎？從早上醒來開始，我們就一直在和別人或自己玩遊戲，而你如何度過一生取決於你有多擅長此道。

我想再次向貴校、教員們和舒爾曼教授表示感謝，並獻上我的祝福。我覺得以色列，尤其是耶路撒冷，確實是個眾多思想家和分析家雲集的中心，我希望此地能持續發展、繁榮並產生回饋，從而為這個國家和世界帶來和平與和諧。

謝謝。

